

wn 访谈



冯丽丽著

新星出版社 2014年1月

要不是有一个恐惧上学的女儿，冯丽丽夫妇的生活和普通70后夫妻并没不同。冯丽丽的《下乡养儿》一书，不是每个小孩都会像她的孩子那样曾经惧怕上学，但是这个家庭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儿童教育的另一种可能，引发我们反思教育的方法态度和初衷。

书中的母亲、《下乡养儿》作者冯丽丽以日记的方式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她和丈夫带着一个问题重重的孩子搬到京郊农村，用亲近自然的疗法来治愈整个家庭的失败与伤痛的故事。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教育，其实就是你想让小孩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的问题。”6月8日，《下乡养儿》一书作者冯丽丽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电话专访时谈到，下乡养儿的模式并没有复制性，教育孩子也没有什么方法或原理，最重要的还是要帮助孩子成长，让她放松、快乐，顺其自然。

“问题孩子”多因“问题父母”

文化周刊：您在书里说觉得自己是“菜鸟”爸妈，为什么？

冯丽丽：是，我一直觉得我们是比较弱的父母。我小的时候，父母培养我的过程也是很痛苦的，他们给我的榜样是脆弱、恐惧、没有力量的，对这个世界很没有安全感。她不上幼儿园这件事让我非常恐惧，我非常想去弥补，用一种很焦虑的情绪去处理这件事，结果导致我自己越来越恐惧，而她在生活中处处能感受到。现在想来，天天状态最差的时候，正是我自己状态最差的时候。很多孩子出现问题都是因为“问题父母”。

文化周刊：这个是不是您选择下乡养儿的原因之一？

冯丽丽：是这样，我和她爸爸对她起初的教育方式的确有问题。我记得，天天6岁的时候和我说过这样的话：妈妈，我是失败者。我很惊讶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有这么大的挫败感？其实这就是孩子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我不行”。我们先后给她换了五个幼儿园，其中包括时髦和提倡新式教育的幼儿



《下乡养儿》作者冯丽丽

园，但是她到哪儿都紧张，后来我们只好让她在家。在我的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乔老师建议下，一家三口选择了下乡养儿。

下乡养儿不是为了田园牧歌

文化周刊：在乡下的日子，天天有了哪些在城市里没法体验到的生活？

冯丽丽：在乡下，我们并不是对孩子完全地“放养”。我们接受乔老师的建

议，让天天跟着我们种菜、放鸡、放羊、打扫卫生。比如，放羊的过程是很枯燥的，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她经常会出现不耐烦的情绪。我们会引导她，小羊是属于你的，你若不好好照顾，它可能也会过得不好来培养她的责任感。

有一次，天天和隔壁的小男孩东东发生冲突，东东的妈妈把天天的小狗抢走了，还拴在了他家门前的树上。天天又哭又闹，甚至还离家出走。我们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发现天天在和东东的交往过程中，有不尊重东东的现象。这次或许是对天天的一次报复。这个故事我也写在书里了，之后，我们帮助他们解开了心结，现在俩人已经是很好的朋友。

下乡的过程，并不完全是为了田园牧歌，而是有意识地让孩子明白了责任、尊重、爱护，最重要的是自信，让她知道，其实她可以很好地完成很多事情。

不会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文化周刊：现在“虎爸虎妈”对孩子近乎苛刻的训练，以成功为导向的教育方法似乎仍然比较流行。而相比于成功，您似乎更注重让孩子快乐？

冯丽丽：快乐其实是一种能力，并不是说我想快乐就能够快乐，即使成功、富有也不代表能获得快乐。所以，在乡下的日子，我想教会她，从平凡的生活中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处理好和小山羊，邻居东东的关系，多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找到自己的梦想。

文化周刊：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天天不肯去幼儿园的原因是什么？天天

在乡下呆了8个月，也在乡下上过一个月私塾。城乡的教育差距是很大的，您不会有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

冯丽丽：主要是没有信心，比较恐惧，害怕自己做不到。但是，在乡下的日子她已经发现，她可以干很多事情，而且能干得很好。信心回来了。所以，她后来和我说，妈妈，我想回去上学了，想要和同学一起玩。现在，天天即将上初中，考试成绩还不错，考上了一所公立中学。

我不会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天天在乡下已经培养起一种学习的信心。她现在经常和我说，妈妈，我想上辅导班，再给我报个班吧。

教育孩子要慢慢来

文化周刊：您觉得您的下乡养儿是否可以复制？对教育孩子有什么建议？

冯丽丽：我觉得这个没有复制性。因为就像谈恋爱一样，对象不同，不能一味地复制方法。在教育孩子上，我之前也看了很多书，比如父母怎么说孩子才爱听，甚至也花一千多元去听一场教育专家的讲座，但是按照书中的方法去做了并不一定达到好的效果。

教育孩子没有A、B、C，或者什么方法、原理，就像吃药打针是不能让你健康，而只有空气、食物才能提供保障。所以，还是要从根本上去寻找解决的方法，父母要想一想每天怎么让自己快乐，给孩子和自己最多的爱。

南瓜会结南瓜、豆角会结豆角，这也是一种顺其自然。像龙应台所说，我们真的可以慢慢来。

wn 新书架

文明史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中信出版社 2014年5月

《文明史》从文明的角度，俯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从穆斯林世界、黑色非洲到远东，从西欧、美洲再到另一个欧洲（东欧和俄国），一代史学宗师以大历史的视角帮助我们认识人类主要文明。布罗代尔认为，只要写得简洁明晰，充满睿智，即便是历史教科书也能写成传奇历险故事。《文明史》各个部分自成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久的将来，兼有章节简约和内涵丰富之长。不仅视野广阔，反映政治军事状况，更呈现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活动各个方面的整体；而且尤其注重对历史的洞察，对趋势的把握，以探求整体的人类历史的深层意义。

飘窗



作者：刘心武
漓江出版社 2014年5月

这是著名作家刘心武二十年来最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书中描写了包括薛去疾在内的近三十个人物，展现出当代各阶层人等的生存困境、人性尊严以及斑驳的世间风景。书中浸润着人道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自省意识、风俗世相中人的生命状态，这些文学特质几乎在这部长篇中完成了一次崭新的集成，艺术上也更为收放自如。小说在对市井生活和命运的探究以及人性拷问方面，分量不亚于他早期的大作品《钟鼓楼》，也不输于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风过耳》，并增添更多当代元素。平民与知识者的温情温暖与无聊尴尬的底色还在，但是《飘窗》已经让这些人物的声色，告别了传统的胡同院落，奔忙在街面、楼盘与会所，在看似更高级实则更固密的场景中，体贴生存与勘验信仰。

《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



作者：钱钟书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4年5月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找出了他生前的大量笔记，反复整理了分成三类，其中一类就是他的外文笔记，包括了英、法、德、意、西班牙语和拉丁文。除了极少部分是钱钟书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他全是手抄。很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强，过目不忘，但杨绛说，这些笔记其实体现的是，钱钟书只是好读书，肯下工夫，不仅读而且还做笔记，很多书不仅读一遍，在这些笔记里还可以看到他不断添补的痕迹。本次出版的第一辑《外文笔记》，展现的是钱钟书留学第一年涉猎的图书，主要是用英文写的文学、哲学、艺术史和心理学著作，这串阅读名单包括了，艾略特、洛夫乔伊、庞德、阿尔丁顿等作家。就像杨绛在序言里所说，这些笔记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累的知识，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在建筑中发现梦想



作者：安藤忠雄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4年4月

本书是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在日本NHK大众讲堂进行建筑讲座的讲义集合，他的关注话题包含了“我们为什么建筑”、“建筑真实又为何”等回归建筑本真问题的讨论。在讲述建筑形态的同时，建筑师也在感慨和反思现代建筑带来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隔阂。

wn 诗书苑

记忆河流上的漂浮物



虹影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

■ 赵瑜

一个作家食用的东西，大多是自己的童年，光阴也好，滋味也好，都是记忆在时间河流上永不沉溺的漂浮物。

虹影一直漂浮在时间的河里，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没有走出饥饿。她的写作，几乎是一个又一个有关孤独的清单。这些清单，有时候清晰，放大镜一般地被她涂上了颜色，成为小说《饥饿的女儿》，又或者，被她写成了诗句，如雾中消散的蝴蝶，如隔着墙听到的一段大提琴一般。

虹影的诗集《我也叫萨朗波》便是她日常生活的几小段飞白。飞白是什么呢，是书画中尾声的部分，是抒情而肆意的一种挥洒。这种状态，近乎痴狂，近乎音乐高潮部分过后的一次回弦。飞白，是天空中鸟儿飞过后的划痕，是春天里草木生长的声音。飞白是空的，却又满溢着想象的灵动。

萨朗波是谁？她存在于福楼拜的小说叙述中，是个绝色的美人，却死于和心爱的人眼睛的触碰中。

虹影多情，源自她多情的母亲。在诗集《我也叫萨朗波》里，第一辑，便是她永远也无法放下的身份焦虑。她的生日只有母亲知道，而母亲却羞于与养父共同分享这个私生女的生日。诗集的第一辑名字叫做“非法孩子”。这里的“非法”包含着她对童年生活的不确定。包括她第一次所遇到的爱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她对父亲的一次找寻。是的，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

一切写作都是个人史，在虹影这里是非常恰切的，她的小说写尽了她生活中沉重的一面，哪怕是幸福感，哪怕是爱情，都有着数量众多的砂粒伴随着她，酸痛着她。

只有诗，才能让人灵魂飞扬起来，诗属于心灵最

深邃的空间，诗是深埋地下的矿物质，是个人史里哀伤而又无法诉说的念想。看虹影的诗，会知道，她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行走，吃世间所有的美食，却也走不出母亲的一小段诉说，更抵不过母亲的一碗面汤。

虹影的诗该如何进入呢？“母亲的钟”是什么样的意味呢，是母亲留下的时间，还是永远也回不去的旧光阴。而“小姐姐”呢，在小说里和自己生出过感情摩擦的“小姐姐”，在诗歌里是虹影怜爱的对象，她这样写：在击向那林之王之前 / 我发现你也在墓穴里 / 血浓于水 / 我要带你快跑 / 远离那世界 / 时间，时间就是结果的斧子。

《我也叫萨朗波》，仿佛是对一段爱情的纪念，痛过的青春伤疤已经愈合，可是，虹影仍然不能忘记那爱情的开头部分，她必须在诗歌死去一回，才能彻底告别这段爱情。进入一首诗的方式，有很多种，每一个阅读者，都会在虹影的诗歌里看到虹影，也看到自己过往的某段爱情。

诗集《我也叫萨朗波》的编辑体例是别致的，一页一页向后翻页，发现，诗歌的写作时间却是从后至前的。仿佛翻一册时光照相簿，从现实翻到旧年月。

诗歌让身体飞翔，让身体从庸常生活里解放出来，成为月光。在诗句里，虹影把自己当作漂浮物，一部分让流水带走，流向未知的水域，一部分就写在诗里，泡沫，鱼，以及欲望过后的小忧伤，都是她写诗的因由。

虹影的诗里，母亲是和所有悲伤的词语相接近的一个词语。而青春呢，是欲望的沼泽地，是孤独感从生的原始森林。命运是一个通往黑夜的小径，早晨呢，不过是装在食盘里的一个梦。鱼跑掉了，时光也一直在窗外不停地奔跑，只留下树叶般的阴影。

虹影的诗句常常打开我们有关悲伤的想象，像大提琴奏出的乐曲，慢板里含着猜测不出的谜语。

是啊，只有天真的人才会，在别人的眼睛里遇到爱情，才会一直将自己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回到日常，一部分给了小说，最后一部分呢，用于在夜晚的时候喂养诗歌。

读虹影的诗，和听音乐一样，有温饱感。

樱花般易逝悲伤之恋
三岛辞世之作——《春雪》



三岛由纪夫著
译者：文洁若 李芒
重庆出版社
2014年5月

■ 沙可

美，使世界不至于精神衰亡。三岛由纪夫，当代日本文坛不可忽视的现代大师，曾两度入围诺贝尔奖，却以惨烈形式辞世的“日本海明威”。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电影演员，是日本战后文学的大师之一，不仅在日本文坛拥有高度声誉，在西方世界也有崇高的评价，甚至有人誉称他为“日本的海明威”，也是著作被翻译成英文等外国语版最多的当代作家。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千叶宣一认为三岛与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齐名，是20世纪四大代表作家之一。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权威唐纳德·金认为三岛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天才作家”。

三岛的辞世之作《丰饶之海》，是一部“大河小说”，“大河小说”这个词源于法文，是指的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具有恢弘的构架与深度。为此，三岛由纪夫曾自述：“我正计划在明年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没有形成时代核心的哲学，如何写成一部长篇呢？我为此遍索枯肠，尽管现成的题材多得不胜枚举。”

《丰饶之海》，是“月之海”的意思，存在于月球上的巨大坑洞，虽名为“丰饶”，其实是匮乏。《丰饶之海》前后分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丰饶之海》将他的浪漫、唯美与古典主义发挥到了尽美之境，为三岛的文学生涯画上了句号。全书充满三岛式的日本古典美学，生、死、爱情的哲思与少年的青春悸动。像“柔嫩的肉体的深层镶嵌着一颗宝石放射出的闪光”，优雅之美是其炫目的核心，也是三岛“时代核心的哲学”。

《春雪》是《丰饶之海》的开拔之作，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它也是一部爱情小说，男主角松枝清显在与女主角搭乘人力车赏雪时，初吻大于自己二岁的绫仓聪子，这一幕让人难以忘怀。清显因为自己的自尊被聪子伤害而倔强不理对方，最终聪子答应了洞院宫治典王的求婚。婚约定下，清显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聪子，于是以公布情信为威胁与聪子频频幽会，最终导致聪子怀孕了，松枝侯爵不得不出面，帮助聪子前往大阪拿小孩，聪子最后在月修寺出家为尼。清显最后想要与堕胎的聪子见面，遭到拒绝，在好友本多繁邦的帮助下依然无法得以实现见聪子一面的请求。于是在淡淡春雪飞舞时年仅二十岁的清显留下“在瀑布下再会”的遗言，回到东京两天后因肺炎而死去。

本次出版的《春雪》由著名日语翻译前辈文洁若先生在1990年译本之上重新修订。文洁若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萧乾先生夫人，她是中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的翻译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先后翻译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十八部中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共计八百余万字。日本的井上靖、川端康成、水上勉、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都是经她的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2012年12月6日，她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少年子弟江湖老



2014年8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羽戈著

■ 丸子

羽戈的《少年游》里，有故乡，旧人，旧事，更难能可贵的是少年时所认识的旧人与旧事，在平凡人物里写出传奇色彩。

书中多用白描手法去讲述不同性格的人物，他们或张扬，或幽默，或世故，不一而足。它没有董桥《从前》里那些老派的旧相识那么浓郁，所讲述的往事也并不如“烟柳拂岸、暮云牵情”，但是他的往事专属少年，有点张狂，有点跋扈，又有点无奈，是一个少年子弟怀念旧时江湖的往事。

或许，对于一个漫长的生命来讲，灵魂可以激动的时期并不长，在最明媚的少年时光里，写作者所交往的人与事，尽管并不惊天动地，但这些美妙记忆却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读完《少年游》，我是有点羡慕羽戈的。我仿佛在羽戈的旧人旧事里看到了我以及年少时光逝去后那料峭的温照。

在他的大学时期，有张进锐这样的同学，享受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待遇；有一群激扬文字的朋友，为了能有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耗费巨资半年600元的房租租了一间地下室。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在文革时期，向红卫兵低头说道“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的马一浮，有一种暖热窝在心中，久久没有散去。我甚至有点羡慕起我的大学生活来，我似乎并没有那么人骨入心地去与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从她或她的身上给自己的灵魂照一照镜子，辜负了那样的良辰美景。

在这些旧事中，羽戈写到了那些故人在现实中的挣扎。少年不再，江湖已老。姚伟因为以笔为枪的理想未能实现，而不得撤离媒体行业；曾经劝说羽戈先读周二先生（周作人），才能意会周大先生（鲁迅）文章长短的书店老板，后来因生意不景气开了家卤肉店。还有那个正在沦陷的故乡，古典渐被吞没，田园牧歌的梦境已粉身碎骨。

掩卷沉思，或许，羽戈所写的人物中，在现实生活中，也并非书痴如“憨夫子”，神秘如“曹和尚”，挣扎如“刘诗人”，但是，我愿意接受时代对我们的调侃，愿意相信文学手法对人物的善意。

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曾写，“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的确，江湖再老，曾经年少的你我都不要相忘于江湖！